



ild
野蔷薇文丛



纸上民国

郭娟 /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Wild
野蔷薇文丛



纸上民国

郭娟 / 著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纸上民国 / 郭娟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11

(野蔷薇文丛)

ISBN 978-7-5360-7560-3

I. ①纸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3714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秦爱珍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摄影: 嘉 木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书 名	纸上民国 ZHI SHANG MINGUO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1.375 1插页
字 数	245,000字
版 次	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我的前一本书《写在水上》出版于2000年，十多年后出版这一本。

像一个穷人搜刮了家底儿，也只积攒下这么薄薄一册。记得去年还是前年，雷颐先生曾建议我把近年来报上发的发文集起来，我集起来只有9万字，太少，出版的事就暂且放下。现在又得林贤治先生青睐，谦虚了几日，就赶紧，欣欣然把新写的文章和那9万字凑起来，交卷，“恭敬不如从命”了。

书中文章几乎都曾在《经济观察报》我的不定期专栏“新文学旧史料”上发表。专栏编辑，殷炼和杜然，都特别善于夸作者，我这样懒，也被夸得勤劳了些。其实也不是懒——作为读书人，同时又在国内一流出版社做编辑，每天名家名作过眼，古今中外，写作高手太多了，并不特别需要我这一份吧——我常这样想。所以，如果不是他们“催逼”，这些文字也许在脑子里转两转、和人聊一聊，就消失于无形了，也并不珍惜。

即使此刻，我也不觉得写作在我的生活中多么重要，我大约永远不会为了写作而放弃生

生活中的其他乐趣与责任。我比较看重生活的平衡。写作，对于我而言，是闲时才做的一件事情，就像从前姥姥有闲工夫才教我绣花。当然我享受写作或者绣花的愉悦。

有距离才有可能产生美感。书中的民国都在纸上。那些往日的激烈慷慨或趣味情调，穿越岁月而来，都是隔岸观火与雾里看花，虽然执笔时颇为在意史料真实。但真实也许永不可还原，只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——这也是我主编《新文学史料》的一贯追求。想来这些文章也是编刊工作的副产品，也是为刊物作软广告。想起许多年前老主编牛汉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说：你能写，多写吧……还有几个人的鼓励，言犹在耳。而老主编过世一年多了。

光阴如水，就这样匆匆流走又一个十年。我失去，同时也拥有。

所以感谢。

谨以此书向我的导师刘中树先生，向吉林大学中文系我的老师们致敬致谢！

目录

一辑

民国武侠小说家 /3

不如不团圆 /7

谁没有忘记落花生 /11

才子革命家 /15

大典之前 /18

风涛中的文人们 /22

好的故事 /25

花花草草周瘦鹃 /29

另册另类 /34

鲁迅的“小” /39

艾玛去逛世博会 /42

舒芜的是是非非 /47

大哉陶子 /51

- 我的作家老师 /56
- 戏剧家曹禺先生 /61
- 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 /66
- 三哥巴金与二叔张中行 /70
- 对于萧红的忆念 /72
- 影射小说 /76
- 丁玲的魅力 /81
- 关露啊关露 /86
- 细节，删去的 /92
- 棋牌声里 /97
- 美食家汪曾祺 /101
- 鲁迅这尊神 /104
- 郭沫若的身后名 /108
- 穷文人，富文人 /113
- “全集”不全 /118
- 日记不秘 /122
- “文艺总管”张道藩 /126
- 作家们，母亲们 /130
- 画家而能文者 /136
- 神奇韦老太 /142
- 生活家 /147
- 鲁迅公子，海婴先生 /152
- 哪里去避暑 /158
- 七种果子摆七样 /164
- 六千人在向阳湖 /170

诗人牛汉 /176

二辑

写信，给什么人 /187

文人与政治的纠结 /194

清明时节雨纷纷 /202

“超人”梁启超 /208

“运动”变人形 /215

一个人的百年史

——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/223

乘火车去旅行 /231

闲话凌叔华 /239

华丽家族 /247

乱世情 /254

谁的故居诉说着往事 /261

诗人怎能不歌唱 /269

汪曾祺笔下的百工坊 /275

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及萧红 /283

鲁迅，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你 /291

党员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 /299

他曾困于牢笼，他曾苦苦跋涉

——诗人牛汉印象 /307

韦君宜的道路 /315

穿越，回到历史现场

——2012年《新文学史料》编后 /325

三流小说的低级趣味 /336

谁的青春不激荡 /345

民国武侠小说家

2009年，天津开了一个民国北平通俗文学研讨会，在当时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气氛下，显得颇为另类——当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批判、驱逐的不正是包括“鸳鸯蝴蝶派”——**辑**“六大派”在内的这些旧文学？要读同时期的文章，从陈独秀、胡适到鲁迅、茅盾、周作人——一代新文学作家无人没骂过“淫种”、“妖孽”。正是王明，使通俗文学得到第一次重视。

五四之后，白话风行，新文学蔚然兴起，执掌时代的话语权；通俗文学既没有包庇也未敢默生存，仍然流行于老酒市井，最能说明此种情形的就是新文学大家鲁迅，他的朋友萧军从香港通俗小说到北平北平的书更来劲，鲁还常替萧军掏钱。三十年代还从上海一本一本地寄来惜水的小虎给老人家消遣。还有徐仲衡家放，比如说他很水与世平书局老板，一顿饭（十分钟内）到手几万元稿费，在北京买下一座王府。①由此可见当时通俗文学自有他的风光与热闹。

那时纯文学不如写通俗小说赚钱，通俗小说读者多，新

民国武侠小说家

2009年，天津开了一个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，在当时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气氛下，显得颇为另类——当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推倒、驱逐的不正是包括“鸳鸯蝴蝶派”、“礼拜六派”在内的这些旧文学？翻翻那时的文章，从陈独秀、胡适到鲁迅、茅盾、周作人……一代新文学作家谁人没骂过“谬种”、“妖孽”？正是五四，使通俗文学遇到第一次重创。

五四之后，白话风行，新文学高视阔步，执掌时代的话语权；通俗文学低眉垂首但却默默生存，悄然风行于巷陌市井。最能说明此种情形的就是新文学大家鲁迅，他的母亲喜欢看通俗小说倒比看儿子的书更来劲；鲁迅常替母亲购买，三十年代还从上海一本一本地寄张恨水的小说给老人家消遣。还有些传闻掌故，比如说张恨水与世界书局老板一顿饭“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元稿费，在北京买下一座王府”，也可见当时通俗文学自有他的风光与热闹。

那时候写新文学不如写通俗小说赚钱，通俗小说读者多。新

文学作家里没几个人能单靠创作维持生计，他们大都兼职，或做官，当教授，或者革命去，反正都是留洋归来的文化精英，革命先锋，总有各自出路。而一般写作者无产无业，转而写通俗小说谋生。像那一次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关注的几位武侠小说家：写《蜀山剑侠传》的还珠楼主，写《十二金钱镖》的宫白羽、写《卧虎藏龙》的王度庐等人，他们写作武侠小说最初都声称是为了糊口。宫白羽有一次为《妇女界》写一万多字仅得4元稿酬，一怒撂笔，后转写武侠小说。就是这位，早年还曾以本名宫竹心与鲁迅通信十来封，得周氏兄弟指导，写作新文学，翻译契诃夫。后来写武侠小说，就没有再与鲁迅联系了。50年代他在文章里写过：“我是一个倒霉的作家。作为一个鲁迅信徒而变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……我成功了，然而我丢人了。”像王度庐，这个笔名隐着“混一混”，“度”过艰辛时日的意思。他晚年在沈阳当中学语文老师，从不谈自己写通俗小说这件事。

写通俗小说，在作者本人看来，也不是什么光耀之事，他们在新文学面前，先自怯了，觉得矮人一头，不登大雅之堂。或者在自己的旧小说里寻找新思想——看，我也写了男女平等、自由恋爱，社会不公——时有攀附新文学之意。或者也负气叫板：抗战时我们保守旧道德的旧文学作家可是没一个给日本人当汉奸的！好在还有众多武侠迷追捧，好在还有自己笔下侠的江湖，可以暂时忘却世俗纷扰……

彻底灭了旧文学还是解放后。据学者考证，解放初期文化部门大清缴，将民间流行的种种版本的旧小说，黄色的、反动的、荒诞的……除存档外统统销毁。收缴工作在当时还比较和风细雨，并不是粗暴没收，对于书店、租书摊交上来的旧书都有经济

上的适当补偿。新中国新气象，一时间廓清寰宇，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旧文学作家们深感自己跟不上形势，而且生计又成了问题。还珠楼主过去收入很好，现在出版商在看风色，不像过去那样抢着印他的小说了。虽然革命同志鼓励他努力学习、改造思想、为人民服务，但他总感到前途渺茫。他曾向老友贾植芳问计，这位几年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新文学工作者出主意，让他试试写农民起义，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。后来他写了以张献忠为题材的《独手丐》，在该书前言中，他表示已将行销20年、能顾全家生活的《蜀山》、《青城》等带有神怪性的武侠小说，毅然停止了续作，今后将“遵守新的写作原则，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，灌输新的时代意识。”

应该说，在大形势下，旧小说家的境遇还是好的，像还珠楼主，解放后随剧团参了军做编导，还戒了鸦片瘾；像宫白羽，曾以通俗文学作家身份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，还经常在大专院校作鲁迅研究报告。那些年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，只要想一想批《武训传》，批胡适、批胡风、批丁玲，新文学作家都这样了，旧文学家还能怎样？

反右时，还珠楼主因在整风中三缄其口，躲过去；不料1958年6月他偶然看到《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》一文，突发脑溢血，两年后病逝。宫白羽50年代有几年没职业，在家糊纸盒，一个一分钱。1966年宫白羽去世。

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学史没有他们的位置。80年代后一度盛行武侠小说，在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的书丛中，偶尔冒出一本来历不明的《蜀山剑侠传》，盗印本，小字密密麻麻，厚厚一大本。

前些年，因为李安导演、周润发、章子怡、杨紫琼等明星大腕加盟的电影《卧虎藏龙》，王度庐的大名，当代人才知道得多些，其他，如果提及“还珠迷”，很可能被认为是琼瑶的《还珠格格》迷呢。而这几位可说是金庸、梁羽生的前辈和老师。梁羽生曾在致宫白羽的儿子宫以仁的信中写道：“我最初写武侠小说，亦是受令尊影响的。”

不如不团圆

“张爱玲热”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到如今，真是热得够久了，让人有点疲惫。

张爱玲本是个“冷”人，如若放在大观园里，吃“冷香丸”的薛宝钗堪比其冷，世事洞明而隔岸观火，还得加上一个林黛玉，取其尖刻犀利、目下无尘。

初读《倾城之恋》，还以为是冰淇淋风格的调情戏，虽冷犹甜，底子里依然有生命热度；后来就读出了张爱玲冷冰冰的理性，一丝不爽地计较考量，现实如何消弭了情爱的神性光芒，城倾了，才有了一点真情，可怜之至，冷酷而真实。在热烙的情事上尽显人生的荒凉，任何浪漫主义都遮蔽不了“张看”那冷静尖利的眼光。她的小说几乎篇篇如此，结集出版时她命名之曰“传奇”，这好比管“着凉”叫“热伤风”，如果不是有意促狭，那就是冷到家了。

把爱情小说写得那么冷，未曾想到当才女遇到才子，一见倾了情，一切就不同了。颠倒迷乱，昏热得可以。胡兰成评张爱

玲，文章劈头一句“鲁迅之后有她”，直截了当把她和鲁迅比并。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——是因为胡兰成“懂得”，所以张爱玲才慈悲到不在乎胡的汉奸身份和处处留情？原来才子才女的“才”有时候竟可以一叶障目。

不过关于张、胡情事，在《小团圆》之前，都是胡兰成一个人喋喋不休。他的《今生今世》是才子书，但解不了才子的“腻”——他的欣赏张爱玲，是赏玩、把玩，是油腻腻的手折莲花，是褒玩，令人不爽。更不用提他落水文人、汪伪附逆的污秽以及他左拥右抱、小周大周的滥情。所以，当他一而再地寄书、写信，而张爱玲不搭理不回应，仿佛终于明白了，决绝地斩断情缘，端然冷肃。——然而，《小团圆》却让天下张迷明白了：这不是真的。

在这部写于1975年的自传体小说中，张爱玲第一次书写了她的爱情故事。她深情缅邈，细细追忆，20多年前的情事，过程与细节，琐琐屑屑，真真切切，像饥饿的人对残羹冷炙亦无比珍惜，细细品味，慢慢享用，精致中有铭心刻骨的热烈——

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，沙滩上的潮水，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，又往后退，几乎是静止的。她要它永远继续下去，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。

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，汨汨地用舌头卷起来。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，深山中藏匿的遗民，被侵犯了，被发现了，无助，无告的，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啮着她的核心。暴露的恐怖糅合在难忍的愿望里：要他回来，马